

西山日記三

涵芬樓
笈第七集

西山日記卷下

故鄭丁元薦長孺父著

文學

桑別駕悅有一門人出按吳中居間者以五百金乞一言不可得也
有一好事家藏書甚富別駕啓使者曰以君寵靈願得盡讀某氏書
其人延公登樓傾筭擲之不半月公指其腹曰果然矣以謝使者叩
之架上書無不成誦

蔡子木司馬少年雅負才嘗為人作一誅武林一前輩曰蔡生有意
古文詞乎須識字聞者咋舌曰何曰子不云乎古者賤不誅貴少不

誅老古人慎重如此、得自老友范心葵云

李于鱗攀龍解組後構白雪樓、三層最上其吟咏處中以居一愛姬最下延客四面環以水有山人來謁先請投其所作詩文許可方以小舴艋渡之否者遙語曰亟歸讀書不煩枉駕也千古詞人傲骨青白眼多類此至弇州園轉廣交游然聲譽亦藉此起

弇州先生浮沈詩酒官至八座獨於阿堵不屑染指老而哭其次公太常曰不比老夫他日去一坏黃土付兒曹三復之清風襲人

錢南離先生鎮未遇時兄讀弟爨弟讀兄爨許司馬兄弟夜讀相對燃松子代燈予弟長文亦勵志苦學篝燈達旦一榻虛設苔痕如繡

暑月聚蚊醉血而弗知也其專致如此不幸無年賁志以沒悲夫
唐六如先生寅天才宏放負奇自喜舉鄉試第一當會試為同載生
株累罷為吏放浪詩酒山水間多奇僻踪跡詭異嘗一赴寧王聘度
有反形佯為清狂不慧以免卒年五十四以孝廟之寬仁也程篁墩
學士之重望也子畏之高才也竟以徐生事不能稍寬文法於耳目
形迹外國朝之嚴制科如此當時無敢有為唐生稱寃者令淪落不
羈賁志九原何哉讀祝希哲誌銘千載墮淚
皇甫少玄津衿重負氣矻、不肯下人故宦屢躓其卒也同舍郎蔡
子木哭之曰五字沉吟詩品絕一官憔悴世途難

袁了凡博學善強記日所聞見夜必錄之積三日以類分記又十日以類總錄一月而成帙生平手錄幾充棟

陳潛齋深司理歸喜讀書所著有十三經解詁八十餘手不釋卷每扁舟入茗輒以被塞蓬窓燃燈至丙夜方就枕

後定徐尊生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蓋指宋景濂與曾公魯也

太宗皇帝在北京有白鵲之瑞行禮部南京慶賀監國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楊士奇以病在告監國表命庶子贊善撰呈稿殿下不憚命尚書蹇義持以示士奇改一聯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

有儀後增一對云與鳳同類踰于帝舜之廷如玉其輝翬在文王之囿義以進殿下喜曰此方是帝皇家白鵲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一日有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為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中有一聯云千年芝草共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人傳翫呈稿于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愕然請西涯續之西涯即援筆書曰五色官袍當舞衣衆始歎服

逆瑾既誅曉諭天下榜文梁公儵庵之筆也李東陽見而愛之及作史記事稿東陽及楊一清各作一篇意俱不愜曰此等文章須史筆

兼律筆乃為得體今但有史學耳不可傳後乃命各部屬撰上東陽
獨取公作云法史能兼可愛也遂以付史館

景明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雍大記嘗曰文靡于隋韓力振之而
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于謝人以為知言

李于鱗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陳百家言俯而讀之務鉤其微抉其
精取恒人所置不鮮者拾之以績學蓋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以
下若為其毫素汚者輒不忍為也

郭忠武元登詩為國朝武臣之冠有黃河白骨斜陽裏衰草連天戰
血腥白

師模

陸公震亨出章文懿門下為令小不檢一門人以歲薦為令有清望
文懿愛歲薦者而辭不見陸、固請文懿曰若能改過異日相會未
晚也後陸以車駕即疏諫毅皇帝南巡雪中葵忽花翊日杖死闕下
矣文懿聞訃哭之慟迎其喪於羅剎江復為文哀之前輩師弟相成
道誼真古人哉陸宗伯葵日其孫也

屠司成枰石督學兩浙時吾邑有兄弟應貢者兄資稍後公問曰同
胞乎曰然公曰貢應讓兄其人不應公竟貢其兄明年公按湖發案
畢仍理前事曰汝為諸生數十年抑思明倫二字乎吾故欲越資而

西山日誥 卷下
貢汝兄禮即是法也汝勃然變乎色寧復有人心乎命褫其衣巾其人伏地願受杖公叱曰此禮義相先之所吾杖豈加於禽獸耶諸生再三申救卒奪其廩

江陵奪情時南中九列以上暨諸臺省相約議保留屠公時以太宰攝祭酒正色曰諸公不見彞倫堂乎竟不署名尋被劾予告

李公榕令烏程延黃晴川先生榜為塾師李方以分考入浙幃飯先生而別微言其故頗有意推轂先生正色起謝曰有命李為穎顏鍾太湖先生鼎以方嚴正師席學人不敢仰視方講書一生以手搔其耳先生推案不食諸學人長跪請罪良久乃起先賢云師道立則

善人多今先生仆久矣士蕩然檢押宜也

李中丞願守吳興時待青衿極有恩禮立文會以課之多所獎拔一
生以私請公廷叱之行且申革次日乃民乘机詰生公大怒曰昨所
以責某者譬之子弟不率教家長多方繩督豈為鼠輩乃誣地耶杖
責不稍假諸青衿感服更凜々重足一新孝廉某公所取士也歲餘
不敢以一事干公俟公將去袖一詞居間逡巡未出口公解其意曰
吾與公叨一日之雅自愧無所贈今以一語贈公孝廉離席起問公
笑曰只不講公事四字孝廉慙而退

予聞之長老云先朝翰林多居安福徬徬盖詞林長視後輩如子弟

少暇即呼之來聚叩以近日所讀何書有一大政或時事難處者令各陳是非歷考古人成敗得失更以驗其才品他日遇盤錯便得其用此造就人才實功夫諸後進亦不敢放蕩縱肆如奔走權倖鬻科賣題諸不法事迄今教習亦如兒戲矣

羅一峰年十四受徒于鄉以資親養莊重嚴毅師道卓然常曰學豈科第而已哉遂勵志聖賢之學

康齋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稼穡手足胼胝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卻其束脩雖饑寒有所不顧而寒士就學者復館穀之

李公時勉號古蘆為祭酒極意造就人才初至令坐堂一月後乃散處廂房列格致誠正四號、房中有家室者居外晨入饌堂讀書夜讀務盡二更將五更復令膳夫提鈴循號喚起或自潛行以察勤惰無燈者暗記示責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歇學者感激相勸勉先生多宿廂房每隔三五夜必召同鄉人侍坐或說鄉曲舊事或論詩文言簡而確聽者忘倦更深乃已別時必曰話久誤工夫自當退補且曰三更是陰陽交代時讀書宜二更即止過此時則次蚤無精神其愛人多類此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暨侯伯二十餘人蚤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史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聽講上命以三月三

日往先是太師率侯伯往拜至日到監携茶餅之類甚豐李公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與公抗禮飲甚懽太師累辭公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少寬後命諸生歌鹿鳴詩賓主雍、抵暮而散亦太平盛事也

魏文靖為松江訓導汲、成就人材諸生在學者候一更携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至三更携粥以往尚有誦者供粥一碗

陳公敬宗號澹然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望之者起敬為南京祭酒六館殆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饌諸生稍有失儀即待罪不輕恕或有所稟嚴於對君公嘗以奏績之京時有中貴柄國者慕公欲致

之托其同年侍郎周公忱露意公曰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何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乃遣人致彩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為走筆書之而遣還其禮竟不往見

謝文肅在南監動以身教每嚴約束禁諸生班見禮損皂役錢以沛僚屬籍膳夫錢于官構東西二書樓以度鏤板上䟽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氏餘若擇師儒慎科貢等事論列尤多在北監請增號舍脩堂室又謂廟門衢面狹斜為褻慢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直皆出夫皂雇役諸生貧困者有給死者

請京府賻給歸其喪

孝廟勵精圖治任儒宿壯監既用謝公鐸為祭酒復起章文懿為南祭酒謹矩度尚德化厲廉耻六館諸生翕然向風姑蘇尤樾母病不得歸省晝夜涕泣公許之或謂例阻則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絕其母子之情

呂公涇野為壯國子祭酒時監規久弛先生發明揭示動以身教貴游子弟有不率者即繩以法不少假有以敬敷五教在寬規先生者先生曰寬非縱弛之謂乃日刮月磨以要其成而不責效旦夕故謂之寬然云敬敷則未嘗不嚴矣古稱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

敬學必有以也先生沒後門人列在仕籍者殆徧海內凡敦本歛華篤行好學恂然畧去空談者即不問知其為公門下士也

薛文清公瑄提學山東每臨諸生親為講解不事櫟楚皆呼之曰薛夫子自大理寺入內閣一日召見便殿上短衣小帽公不入上遽易服入見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

陳公選崇尚道學提督南畿惟以禮義廉耻教化諸生病學者競習浮華力欲變革徧歷郡縣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為範令讀小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

王公虎谷任陝西語學者以聖賢之道以五要肅士風十有一行正